

花言俏语

奇观之外，奇观之后

《歌手2024》重现江湖，从节目组宣布节目开始筹备，到公布歌手名单，到第一场竞演出结果，每个环节都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热度，和节目有关的一切都在被讨论。

歌手名单没有公布的时候，猜歌手；名单公布，猜结果；竞演进行时，为歌手的表现紧张挠心；第一场竞演结束，两位国外歌手轻松取胜，那英位居第三，“叶赫那拉英子”“摇人”“五旬老太迎战八国联军”等等热搜横空出世；网民列出实力足以匹配香缇莫的实力派歌手，从“凤凰传奇”、韩红、龚琳娜、林志炫、谭维维到黄绮珊、袁娅维、张靓颖、邓紫棋等等歌手纷纷入选，网络上的喧嚣又炒出新高，韩红、纪敏佳等歌手要求出战，又为这场讨论增加了热度。甚至有人怀念起早就退出歌坛的李娜，翻出她多年前的现场视频，认为只有她才有取胜的可能。到了第二场竞演，微博出现了“歌手热梗大赛”的tag，微博出现了“歌手热梗大赛”的tag，汪苏泷的演出被网友判定为诗朗诵，网友隔空喊话：“成年人不在竞技比赛喊妈妈”，歌手黄宣的松弛表现赢得一致好评。

但不管是在筹备阶段，还是进入竞演，关于《歌手2024》的讨论，核心要点只有一个，什么样的唱功才配得上《歌手》的舞台，什么样的唱功才能获得评委的青睐，什么样的唱功，才能迎战国外歌手。答案其实只有一个：“声音奇观”式的演唱方式。

就以网民喊话要求出征的歌手为例，不论是李娜，还是韩红、龚琳娜、林志炫、黄绮珊、谭维维、袁娅维、张靓颖、邓紫棋，其实都是中国流行音乐界的“奇观制造者”，人们对他们有一种至深的相信，这种相信近乎迷信：他们每次出现，都必然贡献出新的奇观，更高的高音，更宽的音域，更奇特的表现方式。只要她们出现，人们就放心了，他们控制着一首歌的所有环节，极少有瑕疵，极少有失误，并且往往会在猝不及防的时刻，给出奇观式的声音景象。这是这些歌手能够受到真人秀节目欢迎的原因，在这个渴求奇观的时代，他们给出了声音领域的奇观。

与人有关的一切，都不是孤零零来的，都有时代背景。不论声音、影像，还是服装、化妆，都有时代的密码嵌在里面。社会气氛宽松时，人们喜欢宽袍大袖，布料颜色的纯度也高，社会气氛紧张，衣服也变得紧而窄，颜色都以灰暗的颜色为主。声音也是一样，这个时代的我们，对声音的奇观满怀狂热，因为我们的时代充满各种奇观，经济指数、摩天大楼、科技发展，都在不停创造新的、不可思议的景象，在声音领域，歌者也得用声音的奇观，和它们共鸣共振。

从那英、李娜到张靓颖，从众多“新民歌”天王天后，到黄绮珊、张靓颖、袁娅维、“凤凰传奇”甚至慕容晓晓，他们的声音成就被屡屡提及，高

点，再高点，在最高音的位置上，多一拍，再多一拍。在歌曲的编配和舞台配置上，也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景象，交响乐团担任伴奏已经是稀松平常，歌者的团队还得挖掘出足够奇特的乐器，足够小众的民间唱腔，邀请到足够大牌的和声和伴奏团队，才能让观众维持兴奋度。

而且，仅仅有高音还不行，在歌曲创作、舞台表现上，也要有相应的奇观作为配套设施。比如谭维维，在缔造了大量奇观之后，谭维维对奇观有了新的认识，她开始在民族风里寻找营养，让奇观变得更加合理，让奇观更加自然。她翻唱的《往日时光》是一首有北方民歌气质的歌谣，她在《我是歌手》中把《康定情歌》和溜溜调融合在一起，她也曾和内蒙古民族摇滚乐队“杭盖”合作，后来，她找到了华阴老腔。显然，她在寻找一种持久的特性，这种特性不是某个高音，某个小众的唱腔，而是融化在声音气质里的东西。开始是收集、装饰、夸耀，渐渐变成真诚、无间融合。

但在舞台上的声音奇观之外，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现实，中学没有音乐课，或者屡屡被占用，普通人的音乐教育和音乐展现、音乐欣赏缺乏机会，没有金字塔的塔基，就不可能有塔尖，没有普遍的音乐教育，声音奇观就不

可能持续。《歌手2024》与国外歌手的竞演，屡屡被拿来和中国的足球现状进行比较，但事实上，他们有着共同的缺陷，就是有奇观，却没有坚实的基地。

《歌手2024》会结束，声音奇观总会过去，如何把奇观变成日常所见，如何让奇观不再跳跃冲突，是每个奇观制造者，在狂热过后，应该认真思考的事。

韩松落
作家

情人看剑

地球最后的编剧

古有林黛玉葬花焚稿，今有电影编剧掘墓埋稿，这是发生在电影《银河写手》中的一幕，略带苦笑，不无自嘲意味。他们最终收获肯定，已是发生在未来的2100年，深埋的剧本成为出土文物，剧本不完美、剧情有纰漏、个别错别字，都成了稀缺之物，显出是纯人工而非AI创作——与其说这是郁郁不得志的编剧们的一场自嗨，不如说是他们的一番自叹自怜。

自叹自怜的是什么呢，编剧所要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，他们几乎都经历了，所以该片也堪称是编剧人的一份“避坑指南”。署名权之争、不懂版权登记、堵投资人抱大腿、游走于创投会奖金却打了水漂，以及众所周知的谁都可以对剧本指手画脚，一遍又一遍修改，从春改到秋，推门出山，外面世界已是冰天雪地，个中甘苦，非亲历者难以知晓。更别说由此带来的身心煎熬，生活窘迫，水电费也要精打细算，焦虑抑郁几乎是如影随形的职业业。

那为什么还要飞蛾扑火一般那样燃烧自我，这便涉及影片主旨所在。片名中的所谓写手，已有从编剧作家降格的意味，指的更是一个工种而非有主体性的创作者，类似于幕后捉刀，也是片中人物始终纠结的那个问题：编剧到底是不是服务行业。主人公的心理拉锯从未停息，服务了别人就委屈了自己，坚持己见就寸步难行，影片中他们所经历的苦难，大多是乙方面对甲方的憋屈与抗争，拥有话语权的甲方也声称可以代表电影市场及背后亿万观众的意志，这个头不低是不行的。本来从打工人角度来看，故事可能会引发强烈共鸣，不过，电影却又疑心这样写会不会失了行业特色，于是一时搬出编剧行业秘辛，一时又解读何为“救猫咪”节拍器，还从影迷角度各种致敬经典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，观影门槛无形拔高，片中制片人担心的票房问题终于在现实中发生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群追梦人，编剧们到底追寻的是什么，是为了生存糊口，是把剧本变成影像，还是出发时的初心，影片也有些摇摆不定。作为一群故事大王，这些编剧所讲的故事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，值得被欣赏被拍摄埋单，最起码，那个被他们视作珍宝的处女作《七秒人》，到底说的是什么，包括他们所说的聊出了“一个巨牛的情节”是什么，又有哪些自我表达在其中，可惜电影对这些大多虚晃而过。其实现实世界与他们剧本里的精神世界足以形成某种映照，以庸碌反衬纯粹，我们知道林黛玉写的是《题帕三绝》，字字血泪，对于被埋藏的《七秒人》，我们却所知甚少。

就像希区柯克说他不会让编剧自己闭门造车，作为导演他会融入他们，“在我这里，他们不仅仅是笔杆子，而且是整部电影创作的一部分”，换言之，无论剧本还是摄制，导演的控制欲极强。《银河写手》里的编剧一开始幻想诺兰和姜文来拍自己的剧本，恐怕也是表错了情，真要遇到这些导演，他们所经历的折磨怕是比拍出来的还要恐怖百倍。

早闻狄声

《庆余年第二季》的喜与盼

时隔五年，《庆余年第二季》一归来就赢得了惊人的热度与话题，有关“剧王”的赞誉火爆社交平台。顺着剧情的推进，观众找回了久违的热血：范闲还是那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，他有胆识、有谋算，在等级森严的世界里，坚持关怀弱小的人，求一个公道。

与此同时，脑洞大开的层层悬念，依然是《庆余年》系列让人欲罢不能的钩子。开篇承接第一季结尾，揭晓了范闲的生死谜题，三四集后的戏份渐入佳境，尤其是调查抱月楼的一出大戏，环环相扣的变化就让人欲罢不能：你设局、我破题、他黄雀在后，而不到最后一刻，胜负依然未明。复杂的算计和紧张的局势，往往以一种轻巧的方式落地，无论是范思辙被范闲揍得鼻青脸肿，三皇子大谈“赚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赚钱”，又或是太子与二皇子狭路相逢，一段故事讲得热闹有时，激昂有

时，台词有趣，新的线索也铺得巧妙。

演员的功力当然还在。和上一季相比，张若昀的清瘦几分，有了成熟的意味，眼睛里热切和血性倒是没改；田雨和郭麒麟依然是最佳配角，一个是鲜活讨喜的好搭档，一个是钻进钱眼的真徒弟，凡出场必然把喜剧效果拉满；而开场庆帝（陈道明 饰）、陈萍萍（吴刚 饰）惊闻死讯的戏份，也是老戏骨们豁得出去，亦庄亦谐“庆味儿”不减。

平心而论，剧集市场的“续集魔咒”难以破解，有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：一是原班底难凑，无法为观众延续亲近熟悉的感觉；二是盛名之后，团队创作心态难以归零，更遑论自我突破。但在《庆余年第二季》身上，大众看得到出品方与主创努力改变的决心。在过去的五年间，他们和观众一样地付出了等待，给足了时间；这种优先打磨剧本而不是仓促上马的

做法，最终让剧迷不离不弃，相信这个故事不会被辜负。

也是从这个角度看，今天热闻的第二季，既要担得起“剧王”的赞誉，要经得起观众的审视。诚然，五年前第一季的剧本设定、群像塑造叫人耳目一新，第二季的剧本也是数易其稿，反复打磨。可是五年之间，市场上既有重复堆砌的跟风者，也有以新手法打动观众的创造者，多种多样的剧集产品，不断抬高观众的审美标准。所以，如果观众对剧集有不同讨论的声音，不妨将之视为一种鞭策——五年过去了，进步的能不能只有观众，不是吗？期待第二季还能拿出更多触动人心的干货，成就下一段念念不忘的等待。

常欣秋
媒体人

钱眼识人

贾樟柯的“爱丽丝”

这几天，人在戛纳凑热闹。今年可以说是“华语大年”，有四个导演带着风格迥异的华语片出现在电影节不同的单元，其中贾樟柯的《风流一代》入围了主竞赛单元。据说这是他攒了近二十年的影像素材，献给妻子也是演员的赵涛，或许此片将助她等上影后宝座。

在世界影史中，有很多“导演的妻子”，她们是导演的缪斯、维纳斯。但中国演员赵涛依然是非常独特的，她是贾樟柯导演的“爱丽丝”，也就是说她始终有漫长的机会去封存一些少女的天真烂漫，以及独有的梦幻感。在贾樟柯电影里，赵涛的梦幻感是扑面而来的，是导演可以放肆做梦的理由和对象。

电影《三峡好人》中，赵涛有一场在壁挂风扇前的戏，她觉得闷热，就把扣子解一下，用手掌给自己送点风。我想如果换了其他文

艺片女演员，很就只会演出躁动的欲望感。但赵涛的清冷气质实际上给这场“闷热”的戏降了温，观众能感受到角色的“热”，与此同时也能感受到她的“冷”，与前后电影静水深流的戏是一脉相承的。还有，赵涛的走位和神韵实际上在致敬阮玲玉的《神女》，“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”，这个意象与“三峡”是同一故事体系的，是历史片段的浪漫化。我当时看的时候是想到舒婷的诗：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，不如在爱人的肩膀上痛哭一晚。赵涛在片中实际上是有一种被神化的朦胧感，不是汗津津的，也不是灰扑扑的，是一种上古的灵气。

故事是故事，人物却不会被写死，贾樟柯导演还是有办法把自己一些特文人、特写意的情结跟赵涛进行融合，比如曾借用胡金銓“侠女”意象提吊出赵涛身上的江湖豪情；在《山河故人》中，赵涛是与两首歌绑定在一起，一是叶倩文的《珍重》，涛是港片里的亡命孤女；二是迪斯科金曲《Go West》，涛是山西带醋味的摇滚女青年，代表无价无悔的自由追求。这些“涛”因为有各种各样文本的包裹，就像穿上梦的衣裳，熟悉又陌生，好像是曾经生活

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普通女子，但细看就又有拿捏得精准的缥缈感。

赵涛是不需要演的，舞蹈老师出身的她并没有经过系统、科班的表演训练，所以她的表演里几乎都是非常天然、个人化的反应。比如哪怕是在最难过的时候，她的悲伤里还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“笑意”，这种笑意不是讽刺、奚落，而是一种天真的本能，就是对于命运发生的这一切保持着悲悯和包容，就好像那些苦难的事是发生在她身上，但涛的灵魂又能独善其身，温柔接纳了肉身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，舞蹈演员是有一种保持自洽、体面的职业本能。哪怕角色需要她挥刀、鸣枪，赵涛都会把这些暴烈的戏演得有些婀娜的姿态，但又不是谄媚、肤浅的卖弄。“涛”们，是有一些大家闺秀，千金自持。与其说贾樟柯成就了赵涛，倒不如说贾樟柯需要赵涛，因为他的电影已经太“生活”了，没有一些梦的浸染，就真的跟纪录片没啥区别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长风新
媒体人